

國學基本典籍叢刊

杜澤遜 審定

宋本說苑

四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漢)劉向撰

宋本說苑

第四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四冊目錄

卷十二	奉使		一
卷十三	權謀		三一
卷十四	至公		七五
卷十五	指武		一〇一
卷十六	叢談		一二九

說苑卷第十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上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乎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師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
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
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
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
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
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
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

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
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
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
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
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
人解楊字子虎往命宋約降道過鄭鄭新與楚
親乃執解楊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及其

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場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固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亨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忿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

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鴈陵鴈陵君辭而不受使
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鴈陵君獨以
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
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鴈陵君辭而不受是輕
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
爲趣者鴈陵也夫鴈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
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
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慈乎唐且曰王臣未

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彼尸百萬流血千里
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額地
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死夫愚人之怒耳非
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
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雉擊於臺上聶
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
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搢厲於
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

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
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郢陵獨以五
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
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貴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
時也於是以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
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
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
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

言列二
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
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
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
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
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好晨鳧好北
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
唐至上謂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
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涓人

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

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鷦彼晨風鬱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
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
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
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
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

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
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
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執封
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
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皇于飛噦噦其羽
亦集爰止謁謁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言多十二
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
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
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
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
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
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住座進諫曰主君國
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

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
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
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
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
曰吾千乘主也身日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
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
聞之乞大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
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
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

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剡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